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女生寝室 2 / 沈醉天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7. 1. (2010. 3 修订)

ISBN 978-7-219-05595-3

I. 女… II. 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6179 号

监 制 彭庆国
项目策划 白竹林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唐柳娜 程颖卿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8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3 月 第 2 版
印 次 2010 年 3 月 第 4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5595-3/I·939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再版前言

用爱点燃爱

《女生寝室1》出版后，很多读者问我，里面的事情是不是真的？我无法回答。小说是虚构的，却又并非完全虚构，行走在现实和虚拟之间。因为失恋而跳楼自杀的女大学生、精神压抑而狂性大发刀砍路人的研究生、为金钱出卖灵魂甚至不惜牺牲人性命的大学老师、古墓出土带有邪气的血玉，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。我只不过是一个裁缝，将这些真实的事情剪切连接起来，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和许许多多的农家子弟一样，最大的愿望是离开小镇去繁华喧嚣的大城市生活。七月高考后，我如愿以偿，来到省城的一所专科学校求学。开学的第一天，老师郑重地警告我们：夜晚不要独自一个人在校外活动，警方刚在离学校不远的稻田里发现了一具女生的尸体。

我当时就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几乎所有的大学，都曾经发生过命案。用一位我敬重的大师的话来说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。有恩怨的地方就有爱恨情仇，人的悲欢离合因此而演绎。

在大学里，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还是爱情。很多人认为，大学的爱情最纯真、最美丽，完全没有一点杂质。这种爱情虽然有，却并非校园爱情的全部。爱情是一个神圣的承诺，是需要付出和呵护的，而人又往往是自私的，更多的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。

有的爱情，是因为性幻想；有的爱情，是因为寂寞；有的爱情，是因为金钱；有的爱情，是因为虚荣；有的爱情，是因为权力；有的爱情，是因为工作……

这些，都是爱情，最初的愿望的确是想和对方在一起。然而，在我眼中，这些，全都不是合格的爱情。真正的爱情，是希望对方过得更幸福，愿意为对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所有。只要你过得幸福、快乐，哪怕我在暗无天日的炼狱中，也会开心地为你祈祷、祝福。

很多读者将《女生寝室2》当成一个灵异故事，或是一个推理故事。我想说的是，《女生寝室1》是一个关于坚强的故事，《女生寝室2》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。在这本书中，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爱情：梅干对陈安琪的爱、韩军对黄嘉雯的爱、王亮对冯婧的爱、曾国勇对柳玉香的爱、叶馨婷和程晓雪对谢飞的爱……

佛说，人生有八苦，最甚爱别离。

衷心祝福，那些真正用心去爱的人。

沈醉天

于2010年春



contents

第七章 尸房夺命……………168

第八章 步步杀机……………193

第九章 狂者归来……………213

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容易引起男人性幻想的女孩，尤其是在迪吧领舞时。在五彩缤纷的灯光映射下，她穿件低胸的小吊带和短裙，裸露着小蛮腰，踏着激烈奔放的音乐节奏，像蛇般肆意扭曲自己柔软的身体。挺胸，摆臀，眼波流转，嘴唇微翘，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尤物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狂野不羁的雌性魅力，挑逗得男人们口干舌燥浮想联翩。

一晚一百元，小费另算，这是老板给她的报酬。不多，对于身为学生的她来说却也不少。

她没忘记自己的身份——南江医学院的大三学生。她是家长眼中的乖乖女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同学眼中的传统女生，文静，典雅，好学，不谈恋爱，对一切陌生男孩敬而远之。这种女生，在大学原本要绝迹了。没有人能想到，这样的一个女生，在夜晚会去那种地方捞钱。

黄嘉雯并不缺钱，家境殷实，家人寄来的钱足够她日常开支了。可是，她就是喜欢这样。白天是明媚动人的天使，晚上是诱人犯罪的魔鬼。她也曾感到困惑，自己怎么会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性格？说是双重性格患者，却不像。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为此，她特意去看了点心理学的书籍，若有所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另一面，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心理隐疾，每个人都需要宣泄。这样也好，至少，能让自己心理健康些。

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了，偶尔驶过红色的出租车，车灯在长街上一扫而过。天空灰蒙蒙的，沉沉地压着南江市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夜色中开始飘起了淡淡的灰雾，仿佛池塘的污水，夹带着腐烂的气息，缓缓弥漫，笼罩着这个城市。空气似乎被凝滞了，显得有些坚硬。偶尔拂过的夜风，绝望的阴冷，如冰一样直往骨髓里钻，寒意直透心窝。

这鬼天气！黄嘉雯打了个哆嗦，紧了紧黑皮衣的领子，加快了脚步。南江医学院的大门就在不远的前方，时隐时现，给人一种很不真

实的感觉，仿佛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随时都会幻灭。

黄嘉雯心里隐隐不安。以前，每次跳完舞后神清气爽，感觉像充了电一样。但今天从迪吧出来后，就一直心神不宁，精神恍惚，全身似乎散了架一般疲惫不堪。

今天是怎么了？难道要出什么事儿吗？

黄嘉雯越想越怕，她抖擞精神，小跑起来，寂静的街道上只听到她高跟鞋的“嗒嗒”声。她跑得很费力，气喘吁吁，完全不像平时那样轻松。也许，是她太累了。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会如此累赘，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拽着她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能感觉到。她的髻发、她的黑皮衣、她的手提包、她的高跟鞋，此时都显得过分沉重。

忽然，她放慢了脚步，脸色有些发白。

她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，“嗒、嗒、嗒……”像脚步声，但节奏慢了许多，音量弱了许多。

是自己脚步的回声？但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回声？黄嘉雯的心悬了起来，提到了嗓子眼，情不自禁地靠到了灰色的墙壁上。墙壁厚实坚固，撑住了她身体的重量。

黄嘉雯屏住呼吸，突然转身向后望去。

长街上空无一人，越来越浓重的雾气中，不远处有几片树叶正悠悠地坠落下来。

她又向四周看了看，也没有任何异常。一片寂静中，黄嘉雯只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声。就在她停下脚步的瞬间，那个怪异的声音消失了，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她侧耳聆听了一会，依然没有听到。难道，是幻觉？黄嘉雯稍稍松了口气，正要起脚间，怪异的声音再度响起来。“嗒、嗒、嗒……”，不紧不慢，很有节奏，越来越近。

黄嘉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心惊胆战地盯着声音的来源处。夜雾中缓缓走出一个女人，身材高瘦，看不清面容。黄嘉雯握了握暗藏在

皮衣口袋里的带鞘小藏刀，强自镇定，调节呼吸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前行。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她偷偷瞥了一眼对面的女人，满脸沧桑，目光呆滞，华丽的浓妆却掩饰不住衰老的痕迹。

原来只是一名风尘女子。黄嘉雯摇了摇头，对自己的胆小感到好笑。

在黄嘉雯的身后，那名瘦高的女子停下脚步，回身瞥了她一眼，嘴角挂着丝不易觉察的诡笑。那一刹那，瘦高女子的眼睛陡然明亮起来，如金属般闪闪发光。随即，那女子的身体渐渐退色，融入了淡淡的灰色夜雾中。一片破碎的白纸被夜风卷起，诡异地从那女子身边飘过。

这一切，黄嘉雯都没有看到。

2

几分钟后，黄嘉雯走到了南江医学院。南江医学院规定，每晚十一点关门，现在都凌晨了，铁门紧闭，看门的老人早就沉入了梦乡。黄嘉雯没有停留，沿着医学院的围墙走了两百米左右，拐进一个小巷，寻到医学院的另一处小门。小门同样紧闭着，但这里没有守门人。黄嘉雯手脚并用，如猴子一般敏捷地爬上铁门，翻过，轻轻一跃，落在松软的草地上。

医学院的雾气更浓，也许是里面植物更多更密集的原因。这些年，医学院领导还是很重视校园环境建设的，在保留原来规模的基础上还引进不少成型乔木，香椿、梧桐、杨柳、樟树，各种常见树木都移植了一点，就是没有榕树。不是不想移植榕树，而是移植了几次，榕树都存活不了，谁也不知道原因。有人说医学院的水土不适合榕树生长，但月亮湖边上的小树林其实就是由一棵古老的榕树衍生而来的，遮天蔽日，茂盛得很，无数的须根倒垂下来，钻入土中，独树成林，颇为壮观，成了南江医学院的标志性景观。

雾气中似乎还有些腥味，是那种腐败的腥味，令人作呕。这种腥

味，应该是从月亮湖里飘出来的。月亮湖原本是南江医学院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，清澈明净，柳暗花明。但是那年突然下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暴雨，暴雨没有间断地下了三天三夜。雨停后，学生们惊奇地发现，月亮湖竟然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暗黑色，如浓墨一般，并且开始散发出那种难闻的腐败腥味。

真难闻！黄嘉雯伸手挥了挥，想要拨开眼前肮脏的灰雾，结果自然是徒劳的。她掩住鼻子，加快脚步，匆匆走向女生宿舍。

然而，没走几步，她就听见那个异常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身处校园，她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恐惧，只是觉得奇怪，那个风尘女子不可能再跟上自己，这次又是谁呢？

又走了一段，黄嘉雯放慢脚步，直觉告诉她背后有人，而且绝不是刚才那个女人。她屏息聆听背后的动静，听到那人呼出一口粗气。她没有做声，越走越快，走到一个拐角处，突然急速转身。跟踪者没想到她会来这手，收脚不及，几乎冲到她的怀里。

这是一个脸上还留着几分稚气的男生，长得倒也帅气，分边长发，鼻梁挺拔，眼睛黑亮黑亮的，穿着白色夹克和白色牛仔裤。跟踪行动已经暴露，男生神情十分羞涩，一时手足无措。

黄嘉雯轻声说：“我就知道是你。你过来。”

这已经是她第七次“遇”到这个白衣男生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几乎每周都有那么一天，她翻越小门回到医学院，总能遇到这个白衣男生。一开始，她还以为仅仅是巧合。后来她渐渐明白，这个白衣男生是特意在这里等她。他倒也从来没有出格的举动，似乎这长夜里漫漫的守候，只为在暗处默默地看她几眼。

白衣男生走近了，站在黄嘉雯面前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想要说话，可张着嘴，结结巴巴，吐出了几个字眼，模模糊糊，黄嘉雯根本就没听清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黄嘉雯歪着头，面露微笑，恶作剧般地紧紧盯着白衣男生，似乎要用眼神从他身上搜出什么。

“我就说这雾气的味道古怪吧，你还拼命闻，真笨。”

黄嘉雯“哼”了一声，没理他，身子稍微往湖堤的外面移了移。如果她还保持原来的路线，白衣男生就要被她挤下湖里去了。

白衣男生见黄嘉雯不理他，也不再说话。两人沿着湖堤默默而行。

湖面悄无声息地被划开，一双双诡异幽长的手臂从暗黑的湖水里探出来。这些手臂，几乎全是骨头，只是附了一点尚未腐烂的肌肉，黑黝黝的，也不知沉在水里泡了多久。连接着这些手臂的，是一些仅仅披了一张皮的骷髅头，尖嘴猴腮，乱发遮面，有的甚至连眼珠都没有，看不到只好拼命吸着鼻子寻找。

它们在寻找人，寻找活生生的人。

水里的骷髅们发现了黄嘉雯，一个个哑然狂笑，争先恐后地游向她。在她身边的湖水里，不时伸出一双双长长的手臂妄图绕过白衣男生去拉扯她的腿，想要把她拉到湖水里，却无一例外地被白衣男生一一踢飞。水鬼们的手臂触到白衣男生的脚，都露出痛苦之色在水里翻腾，仿佛所接触的是一块极度灼热的重金属。

黄嘉雯没有去看月亮湖，眼睛望着前方，心里思考着如何敷衍身边这个白衣男生。身边发生的一切，她都没有看到。

湖堤的尽头，是一片榕树林，一棵参天的老榕树居中而立。黄嘉雯经过小树林时稍一犹豫，绕道而行。

“怎么了？为什么不直接穿过去？穿过去不就是你们女生宿舍？”白衣男生有些奇怪。

黄嘉雯白了他一眼，幽幽地说：“这棵老榕树快死了。”

白衣男生微微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就是知道。这棵老榕树太老了，暮气沉沉，一点生机也没有，最近一直在掉新叶，不死才怪。”

“就因为这样你才每次都绕道而行？”

“嗯，我讨厌死亡，讨厌死亡的气息。”

“我看不是吧，你是怕我对你有非分之想，在小树林里占你便

医学院的校工们曾从月亮湖中引来湖水浇灌，但无论浇灌了多少水，老榕树还是不可救药地衰败下去。有人建议砍掉一些细小的气根，让养分集中供给主躯干。这个建议却被医学院的领导枪毙了。老榕树之所以珍贵，正是因为那些气根形成的独木成林现象，如果将这些气根全部砍掉，就如同一个毁容后的美女，再浓妆艳抹也不能恢复她原来的风韵。

“怎么样，感觉到什么没有？”白衣男生诡笑着问。

“没有，也许它睡着了。”黄嘉雯有些失望，“其实，我一直相信，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思想交流，有很多沟通的方式，并不一定要靠原始的语言来表达。”

“噢。”白衣男生不置可否。

“比方说，传达情感有很多种方式，除了我们常用的听觉、视觉、触觉、味觉、嗅觉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预感，这也就是所谓的神秘第六感吧。但这种预感，又是用什么器官去感知？难道是我们的心灵？”黄嘉雯蹙着眉，眺望着小树林后面的女生宿舍，若有所思。

“想那么多做什么，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像……”白衣男生似乎看到一件极可笑的事情，忍不住放声大笑。

“笑什么，弱智！”黄嘉雯有些恼羞成怒，跺了跺脚，恨恨地准备离去。

直到这时，她才发现了一些异常。小树林里竟然没有一丝雾气，显得特别明净，那股难闻的腥臭味也没有了，倒是若有若无地飘散着淡淡的植物香气。而就在小树林外，灰雾依旧，盘旋在外面不肯散去。

黄嘉雯倒吸一口冷气，一股凉气从脊背直冲后脑。她急忙迈开步伐，踩着沙沙作响的枯叶，想要穿出这诡异的小树林。但是没走几步，那个白衣男生就迎面拦住她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怎么了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？不再试试与老榕树交流思想？”

黄嘉雯抬头看去，白衣男生脸上挂着诡异的邪笑，已经不再是调情的神气，而是饿狗发现骨头般的狂喜。他的眼睛，绿莹莹的，闪闪

第一章 吃人树妖

老榕树的根部，残留着几个血写的数字——“441”，歪歪斜斜，触目惊心，和陈安琪的尸体一样扭曲着，似乎是在极度痛苦中写出来的。

4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提问的是一个正当妙龄的女生，容貌清秀，虽然并不特别漂亮，却有一种清朗纯情的味道，看得出是那种娇生惯养涉世不深的城市女孩。她叫陈安琪，是刚进南江医学院的新生。坐在她对面草地上的男生叫梅干，人如其名，精干结实，肤色黝黑，个子虽然不高，身上的肌肉却是一块块铁疙瘩似的，整个人虎虎生威，朝气蓬勃。

梅干是医学院保卫处领导的校卫队成员。这些年随着社会风气的沉沦，医学院里偷盗抢劫打架等一系列犯罪现象屡禁不止，凭保卫处那点人手根本就忙不过来。于是，医学院从学生中挑选适合的人选，组织校卫队，在晚间进行安全保卫和治安巡逻工作。

梅干还有个外号，叫“超人”。他的朋友叫他超人，并不是因为他的体魄强健。他有一个特长，擅长把握女生心理，追女孩子很有一

“是——吗——”陈安琪的口吻里明显流露出几许酸味。

梅干口风一变：“这两个女孩漂亮是漂亮，但和你没得比，你比她们可爱多了。”

明知道是恭维的话，陈安琪心里还是觉得挺受用的。她不想在这件事上纠缠，转移话题：“十大灵异事件？还有哪些灵异事件？说来听听！”

梅干想了一会：“我也是道听途说的，除了树妖吃人事件、441女生自杀事件，还有月亮湖水鬼事件、食堂剃刀声音事件、解剖楼僵尸复活事件等，其他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

陈安琪半信半疑，心里很矛盾。一方面有些害怕，一方面又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。犹豫了一下，继续问：“既然有这么多灵异事件，你怎么还敢加入校卫队晚上巡逻？”

梅干“嘻嘻”一笑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确定附近没人，这才神秘兮兮地凑到她面前，压低声音：“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是一个通灵者。”

“什么？通灵者？”陈安琪瞪着梅干，不敢置信。

“其实，每晚过了十二点，我都能看到这些幽灵在校园里游荡，我的职责，就是约束它们，不让它们出来害人。怎么？不相信？告诉你，我早就和它们混熟了，交上了朋友，几乎无话不谈。”梅干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。

陈安琪才不相信他的鬼话：“切，当我三岁小孩啊，拿这个来骗我！”

“不骗你！可惜现在还早，它们要过了午夜十二点才能出来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和我等到十二点，到时候我把我的灵力借点给你，你就能看到它们了。”

“……不了，我还是回去了，都这么晚了。”

“那，好吧。”

梅干也不想勉强。对他来说，这只是一场游戏，他不想过快地结束。现在他与陈安琪的关系，如同前戏时的爱抚，美妙、惬意。他还

想让这种感觉多维持一段时间。

两人从草丛中站起来，默默前行。橘黄的弯月孤零零地悬挂着，月光冷冰冰的，没有一点温度。一座座建筑怪模怪样地矗立在阴影中，仿佛一张张巨大的死人的脸，诡异地盯着两人。夜风习习，全然没有一点清爽的意思，显得混浊而沉重。一些树叶被压迫得簌簌作响，仿佛在低声地哭泣。它们无奈地被割裂，脱离母体的连接哀叹着飘舞、飞旋、坠落。是那种不甘心的坠落，拼命地想要抓住空气。似有似无的气体在缓缓流动，黯黑，腥臭，仿佛有灵性般，时而聚集时而分散。

陈安琪停住了脚步，站在原地，重重地呼吸了几下，脸色有些怪异。

“没事，是月亮湖那边飘过来的腥味。”梅干对陈安琪解释，他以为陈安琪害怕这种味道。

陈安琪没有反应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宛如石雕，一动不动。

“怎么了？”梅干握了握陈安琪的手，冷得出奇。他顺着陈安琪的目光望去，穿过月亮湖的湖水，望到那片黑黑的小树林。

“现在，是不是过了十二点？”陈安琪喃喃地说，似乎站都站不住，身躯一软，靠到了梅干肩上。

“不知道。镇定点，安琪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肯定过了十二点，不然，它们怎么会出现？”陈安琪的脸仰起来，面对着梅干，眼神里充满了祈求，“梅干，答应我，不要丢下我不管。”

“你说什么傻话！刚才我和你说的，都是骗你的。这世界，哪来的幽灵！哪有那么多的灵异事件……”梅干突然硬生生地中断了话语。

他清楚地看到，小树林的中间，悬浮着一个白色的影子，阴森森的，怪异地舞动着肢体，缓缓飘来。它的脚下，是一片虚无的空气。

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悬浮在空中？梅干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

梅干连想都不敢想下去了。现在，他唯一的念头，是尽快地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脚下似乎有什么东西绊了他一下，身体直摔了出去。在这刹那间，梅干再次听到陈安琪的声音——这次是凄厉的惨叫声，在声调最高的时候被硬生生地腰斩了，给人的感觉是声音被突然吞掉了。梅干头皮发麻，连滚带爬地挣脱了那些缠人的野草，才跑了几步，却撞到另一棵香樟树上，眼前金星直冒，喉咙里顿时翻滚着一股子腥甜味。

梅干顾不上额前剧痛，又拼命跑了好一会儿，远离了小树林，这才敢停下脚步，扶着墙壁弯腰喘气。他实在是跑不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偷眼望向身后，小树林朦朦胧胧，一团黑影模糊。那个诡异的白影不见了，陈安琪也不见了。

这全是幻觉吗？梅干伸手摸向前额，剧痛再次传来，手上全是鲜血。不，不是幻觉！如果说自己看到的是幻觉，那陈安琪也看到了，怎么解释？现在，她又去了哪里？他想起刚才那声戛然而止的惨叫——难道她已经被传说中的树妖摄走了？！

梅干隐隐有些心痛。他并不想当懦夫，他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出于本能，不由自己控制。他想起陈安琪不久前的笑容，愧疚之情油然而生。随即，恐惧之情再度升起，那声充满了痛苦与恐惧的长声惨呼，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恐怖的声音。这个声音，必将成为他的噩梦，伴随他一生一世。

梅干不知如何是好。想转回头去救陈安琪，却始终鼓不起勇气。打电话报警，和刑警说遇到了树妖？刑警会信才怪！报告给学校？学校的老师们会不会把他当做神经病？左思右想，梅干决定还是先回到校卫队的办公室找队友徐天。

徐天是南江医学院的新生，按理说新生没资格加入校卫队，但徐天却是个例外。据说，徐天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，在没有考进南江医学院之前，就已经在推理写作圈中崭露头角，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推理作品，这在推理创作薄弱的中国算是极为难得了。尤其难得的是，徐

拨。这个身体强壮的优秀军人，适应力极强，没有迷惘多久就实现了角色转变。他的战友，有些甚至到现在也无法在社会上找到准确定位，生活落魄、精神空虚。这些年，他却过得有滋有味，南江医学院基本上没出过影响较大的恶性刑事案件，441女生寝室事件的真相也只限极少部分人知道，更多的只是当做一种荒诞无稽的灵异传说，学校领导对他的保卫工作还是满意的。

可是，自从何剑辉逃出了精神病院，凭着以前当部队侦察员的敏感，曾国勇隐隐猜到441女生寝室事件不会这么轻易结束。现在，他所担心的终于来了。

梅干还在结结巴巴紧张叙述事情的经过，言语中不时插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，虽然这些理由现在看来是那样苍白。他的叙述，也是漏洞百出，不时出现树妖这个字眼。徐天则比他沉静得多，坐在一旁，不时插嘴补充几句。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复述了。

对面坐着两名年轻的刑警，深沉稳重的刑警队长萧强，英姿飒爽的女刑警冯婧。萧强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只是聆听，一言不发，神情平和，如果不是穿了那身警服，没准会被人当成医学院的老师。冯婧则在记录完两人的口供，检查后拿给梅干与徐天两人核对。两人仔细看了一遍，确认无误，各自签上名字摁了手印。

“暂时就这样了，梅干，你没事就先回去休息吧，回去好好想想，想到了什么再告诉我们。有什么事我们也会再找你的。”萧强冷冷地说，言语中透着怀疑。

梅干察觉到了萧强的不信任，有些犹豫，吞吞吐吐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却终于没有说出来。曾国勇看不下去，轻轻拍了拍他肩头，以示安慰，他这才叹了口气，眼神黯然，郁郁离去。

徐天正想随梅干离开，却被萧强叫住：“徐天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有事问你。”

徐天站住了：“我所知道的，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，还有什么事要问我？”

记下来。

“也许是，但我不能肯定。也有可能，是警告与441女生寝室有关的人。其实，如果真能弄清凶手的杀人动机，离破案也就不远了。”

“也许吧。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为，梅干所叙述的，有几分可信？”

徐天有些犹豫，沉吟了半晌，才开口说：“我个人，还是很相信他的。我想，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，笨到自己设计谋害陈安琪，再回来编一个树妖的传说企图敷衍过关。”

“但不完全相信，对吧。”萧强道破徐天的心思。

徐天勉强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转脸去看窗外。

萧强明白徐天的想法。毕竟，梅干现在还是他的朋友，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朋友是杀人凶手时，随便怀疑朋友并不是一种美德。

萧强看了看手表，六点十五分。窗外天色已经大亮，一些早起锻炼的人在校园里跑步，多半是上了年纪的退休老教师。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们，此时尚在沉沉的睡眠中。或许过不了多久，案情就会在这些无忧无虑的人们中传开。

一个刑警进来报告，现场取证工作已经结束了。萧强吩咐冯婧收拾好资料，走出保卫处办公室，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对徐天说：“徐天，有没有兴趣去看看犯罪现场？”

徐天当然求之不得，跟着萧强、曾国勇再度来到小树林，几个刑警正在忙忙碌碌，收拾各种器具。陈安琪的尸体还缠在榕树枝上，如一条倒垂的蛇，扭曲的角度简直就不像是人类身体能做到的，显得非常诡异。

“取证工作做完了吗？”

“做完了。”

萧强点了点头，再次检查一遍。事实上，他早就严谨而细心地观察过现场。但他不肯放弃一切破案的机会，甚至还抓起血字旁边的泥土嗅了嗅。

布盖住的，却不知为什么露出了一角，正好显出陈安琪那张扭曲僵硬的脸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透着寒光，冷冷地瞧着他们。

而在几分钟前，这双眼睛，原本被冯婧轻轻抚摸闭上了的。